



话题火爆：一个姐姐的两难选择

截至4月6日11时,《我的姐姐》在豆瓣得分7.2,好于41%的家庭片和38%的剧情片。再结合淘票票8.8分和猫眼9.0分的成绩,《我的姐姐》的表现可以总结为:虽非超一流,但胜在专业影迷和普通观众都受落。在豆瓣上,44.2%的影迷为《我的姐姐》打了四星好评——这可以视为该片在多数影迷心目中的真实水准;而14.4%的打五星者和3%的打一星者,则代表了部分观众对该片所传达观点的强烈喜爱。

《我的姐姐》故事很简单:父母车祸去世,本想考研去北京的姐姐安然面临是否要抚养6岁弟弟的难题。安然的抗拒背后,除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外,还有多年来对父母更偏爱弟弟的怨恨。但从姑妈到舅舅,她的身边似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理解她。姐姐一意孤行,为弟弟找好了领养家庭……影片设计了一个“半开放式”结局:姐姐去北京前,弟弟的养父母提出姐弟俩以后“永不相见”,但姐姐在签协议的最后一刻放下了笔,拉着弟弟跑了起来。这一结局其实并未明确交代姐弟俩今后的命运:是从从此相依为命,还是在这最后一次任性后彻底决别?观众对该结局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他们对影片的感受。

观众对《我的姐姐》“入戏”颇深。在豆瓣上,不少观众都从自身经历出发,表达了对片中角色的感受。不妨看看豆瓣部分高赞影评的标题:《作为一个姐姐,我为什么讨厌这部电影?》《为什么



《我的姐姐》上映四天,总票房超4亿元

一定要把弟弟扔了才算新时代独立女性?》《我和《我的姐姐》:一个00后姐姐如何看待这部电影》……一位自称“爸妈在我高三那年生了弟弟”的网友写道:“这部电影看得我太压抑了。”另一位自称“有两个姐姐的弟弟”的网友则透露,自己一直对姐姐们抱有亏欠感,但直到看完这部电影才真正了解她们的委屈与困境。在微薄,“《我的姐姐》结局”“《我的姐姐》原型”“《我的姐姐》泪点”等多个话题登上热搜榜,带动影片票房持续发力。根据猫眼专业版预测,该片最终的内地总票房将达到8.7亿元。



安然与姑妈代表两代女性形象

细节为王：一组套娃的人生隐喻

若仅凭话题,《我的姐姐》或能取得一时关注,却无法最终在档期获胜。想以一部影片撑起“最强清明档”的半壁江山,《我的姐姐》必须拥有较为上乘的剧作功力。在这一点上,曾凭电影《相爱相亲》获得金像奖“最佳编剧”的编剧游晓颖,以及编剧出身且涉猎过多部话剧和影视作品的导演殷若昕,并未令人失望。

该片在剧作上的一大优点在于简繁有度。影片刚开头的父母车祸戏便信息量十足:警察在核验姐姐安然(张子枫饰)身份时提到“死者的手机照片里只有他们和一个小男孩”,暗示了安然在其原生家庭长期“隐身”的故事背景,为她之后在抚养弟弟问题上的冷漠态度进行了提前注解。

观众能意会的,就尽量省去笔墨,类似的创作宗旨也体现在姑妈和舅舅这两个角色上。作为上一代女性的代表,姑妈安蓉蓉(朱媛媛饰)只简单提及她对弟弟(即安然的父亲)所做的牺牲,但镜头中偶尔出现她那卧病在床的丈夫、莫名怀有怨气的女儿、缺乏存在感的儿子,已暗示了其原生家庭的付出一路延续到自己的小家庭。该片同样未对安然的舅舅武东风(肖央饰)作过多描写,但观众根据该角色吊儿郎当的性格,再结合片中其他家庭角色的

状态,便很容易得出“这又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弟弟”的结论。

片中台词不算多,但多有深意,其中姐弟二人的对话尤其耐人寻味。例如姐姐说曾被爸爸打屁股,弟弟回应:“我爸爸从来不打我,爸爸为什么要打你呢?”姐姐感叹:“是啊,他为什么要打我呢?”又比如,弟弟感叹:“我们的爸爸好像不是一个人。”姐姐回答:“我和你也不是一个人。”姐弟俩之间也有催泪的对话,比如姐姐对弟弟呐喊:“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啊!”年幼的弟弟则泪眼汪汪地说:“可是我只有你了,姐姐。”这一段成为不少网友公认的眼泪点。

虽然在部分情节上“惜墨如金”,但《我的姐姐》却善于运用细节来进行隐喻。比如姑妈在年轻时曾为了帮助弟弟抚养女儿而中途放弃在俄罗斯做生意的机会,只带回了一组俄罗斯套娃,这组散落的套娃暗示了姑妈是为家人放弃梦想的“套中人”。但在与安然最终和解后,姑妈一边轻念着俄语单词,一边为套娃装上底座,该镜头与她叮嘱安然的那句“以后的路你自己走”形成互文——激烈反对安然放弃弟弟抚养权、一切以家庭为重的姑妈,其实仍把当初的梦想深藏心底,而她最终也支持安然踏上与她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撑起『最强清明档』半壁江山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我的姐姐》：亲情话题虽痛亦暖

在《我的姐姐》的带领下,中国电影市场在刚过去的清明节公众假期再创票房佳绩。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4月3日至4月5日,影市共收获票房8.2亿元,创下该档期的历史最高纪录。其中,国产片《我的姐姐》以3.77亿元票房荣登假期榜首。

《我的姐姐》由张子枫领衔主演,讲述一名失去父母的女孩在追求个人独立生活和抚养未成年弟弟之间进行艰难选择的故事。在同档期影片中,好莱坞特效大片《哥斯拉大战金刚》和周迅、窦靖童等主演的陈建斌导演新作《第十一回》亦各有吸睛之处,为何独独是《我的姐姐》以票房总占比近46%的压倒性优势在该档期夺冠?究其原因,亲情故事始终是最能触动中国观众的题材。



弟弟与姐姐的关系最开始并不融洽



父母突然离世,姐姐被迫照顾弟弟

结局争议：艺术商业的取舍困境

《我的姐姐》中,6岁的弟弟原本任性傲娇,但最终为“解放”姐姐而决定“自愿”进入领养家庭。弟弟的转变是部分观众的泪点,却也是另一部分观众的“槽点”。有网友认为,如此设计一方面削弱了影片的力度,让姐姐在原生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所受的委屈变得“轻飘飘”;另一方面也让亲情的感人程度大打折扣,若姐姐在结局时选择与弟弟相依为命,这一选择更像是良心谴责的结果,而非其理性决定。

但在好恶之外,第三种观点也值得关注:这个结局更像是为了迎合大多数观众的情感习惯而加入的一抹暖色。作为一部反映部分中国家庭情感弊端的作品,《我的姐姐》其实具备从头到尾保持尖锐冷峻的能力,但影片选择了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做出平衡。网友“汤面片”评论道:“该片对中国部分家庭情感现状的描摹堪称精准,能令不少身处相似家庭的人心照不宣;对姐弟情的温暖展现,则令影片不至于太过冷酷而冒犯到多数普通观众。这种平衡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做法,确实吸引了更多人走进影院,却也在增强商业性的同时牺牲了观点的完整性。个中得失,恐怕不是简单的一句对错可以总结。”

同样在清明节公众假期上映的《第十一回》则与《我的姐

姐》形成鲜明对比。该片是陈建斌继口碑处女作《一个勺子》后第二部执导的作品,更有周迅、大鹏、窦靖童等明星加盟。虽有如此强大的阵容,但影片的票房成绩堪称惨淡:在清明假期,该片收获票房2712.2万元,落后于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再世妖王》和3月26日上映的“老片”《哥斯拉大战金刚》;上映四天,总票房仅勉强突破4000万元。《我的姐姐》主创阵容看似更“弱”但票房表现强势,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比起《第十一回》这类阵容耀眼但内容偏实验性的作品,多数观众更愿意选择能与产生紧密情感联系的亲情类电影。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回》大规模公映前在豆瓣的评分为8.3分,如今已跌落至7.5分。



《第十一回》有周迅等大牌演员加盟

亲情题材：中小成本的财富密码

有趣的是,今年的春节档和清明档均由亲情题材撑起半边天。虽然把《我的姐姐》视为《你好,李焕英》的市场接班人未免有些夸张,毕竟后者总票房已达53.95亿元、位居中国电影史票房亚军,其傲人战绩远非刚上映的《我的姐姐》能比。但细究创作主题、主创阵容与票房表现,二者又确有相似之处。从主创看,《你好,李

焕英》是贾玲的导演处女作,她和小斐饰演了片中最核心的母女角色;《我的姐姐》导演殷若昕和编剧游晓颖也都是女性,张子枫和朱媛媛两位女演员则饰演家庭中的两代女性角色。从题材看,两部作品均凭亲情主题打动人心:《你好,李焕英》根据贾玲的亲身经历创作,在温情和逗乐中传递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我的姐姐》则从家庭内部成员的情感纠葛出发,在展现亲情的同时探讨多个社会议题,让不少观众感同身受。



姐姐与弟弟达成和解

其实早在《你好,李焕英》称霸2021年春节档之前,中小成本亲情题材的国产片已屡出佳作。周星驰执导的《长江七号》、韩寒执导的《乘风破浪》和刘德华主演的《失孤》等作品均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父子情;任达华和吴君如主演的《岁月神偷》主打怀旧亲情;2018年,张子枫和彭昱畅主演的《快把我哥带走》更是以小博大的票房典范,赢得3.75亿元的票房佳绩……市场反应已印证了亲情类题材在中国观众中的受欢迎程度,这无疑将在未来鼓励更多电影创作者在该领域继续开拓。



宋佳饰演的南俪坚持“快乐教育”



蒋欣饰演的田雨岚是一名“虎妈”

聚焦“小升初”，《小舍得》4月11日播出

继《小别离》《小欢喜》之后,《小舍得》要来了。4月6日,由黄磊任艺术总监,周艺飞编剧,张晓波导演,徐晓鸥任总制片人,宋佳、佟大为、蒋欣、李佳航主演,张国立特别出演的电视剧《小舍得》正式官宣定档4月11日,并发布定档预告及全阵容海报。该剧将在央视电视剧频道、东方卫视黄金强档及爱奇艺十点档播出。

作为中国教育“小”系列的第三部,《小舍得》延续了前两部的温暖现实主义基调,继续深耕教育与亲子关系议题。该剧聚焦“小升初”阶段,通过主张孩子“顺其自然”成长的南俪(宋佳饰)和坚信下一代“爱拼才会赢”的田雨岚(蒋欣饰)两姐妹各自的家庭教育、亲子关系,映射万千家庭的喜怒哀乐。

预告中,南俪和田雨岚在家宴上因教育理念争论不休。原本坚持快乐教育的南俪,在攀比心态的裹挟下开始让孩子参加课外辅导。她的转变能否得

到丈夫夏君山(佟大为饰)的理解?另一边,田雨岚为孩子辗转于校内外,而以游戏为主业、工作为副业的丈夫颜鹏(李佳航饰)却无法在育儿上给她助力,让她更加焦虑,这个小家庭又如何维稳?面对有限的教育资源,努力“端水”的父亲南建龙(张国立饰)也不免陷入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一句“手心手背都是肉”道出南建龙的无奈。

近日,《小舍得》一众主创齐聚东方卫视的开播盛典,分享创作感受。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编剧周艺飞也曾为孩子的教育焦虑,既担心耽误孩子的发展,又担心孩子错过快乐童年。她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不要急!给孩子一点时间,把焦虑和忧伤放一放,成长自有答案。”而《小别离》《小欢喜》《小舍得》的总制片人徐晓鸥则认为,相比前两部,《小舍得》出的题更难了:“每一个面临孩子小升初的家长,都能从剧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龚卫锋 王莉)

余隆执棒,国家大剧院版《茶花女》一票难求

4月5日至11日,著名指挥家余隆及上海交响乐团受邀参演国家大剧院版歌剧《茶花女》。该版本由德国知名导演海宁·布洛克豪斯执导,于2010年首演,好评如潮。著名编剧邹静之的不吝溢美之词:“大剧院这版《茶花女》让我耳目一新,让我激动。整个故事如人在画中,安静而感人。它让我看到一种日积

月累的修养产生的艺术感。”

这是指挥家余隆继2016年后再次执棒国家大剧院版《茶花女》,他表示,今年适逢威尔第逝世120周年,能以《茶花女》向经典和艺术致敬,是所有能参与这部歌剧演出的艺术家们的荣幸。此番经典复排集结了知名歌唱家张立萍、石倚洁、廖昌永以及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周晓



歌剧《茶花女》好评如潮

琳、扣京、张杨等一众实力卡司,分A、B组连演六场;上海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则分别担纲全剧的乐队及合唱部分。

在此版《茶花女》中,一面264平方米的巨大镜子以45度斜矗在舞台上,映照着重叠地面上充满油画质感的画布,让人仿佛瞬间回到18世纪的浮华巴黎。虚实交错间,观众走到“茶花女”的身边,一起旁观和见证。有意思的是,到了全剧尾声,当女主角薇奥莱塔奄奄一息即将离世时,巨大的玻璃镜子以90度的视角“赤裸裸”地横在面前,所有观众被毫不留情地“扔”进故事的残酷漩涡里,引人深思。据介绍,国家大剧院版《茶花女》再度引发热播,3月9日开票当天,不到两小时售出900张票;截至开演前4天,6场演出共8000余张票悉数售罄。

(何晶)